叅史 坤

正宗元年丁酉三月 命更定庶類疏通節目

三月二十一日晝講入侍時 傳曰頃年臺閣通清實出於 先大王之苦心而以其事多掣碍反歸於有名無實半上而落下令則銓曹旣不以通淸侍從待之又不以奉常校書處之進退俱難疏滯無路枯項黃馘其將騈死於牖下嗟彼庶孽亦我臣子使不能得其所亦無以展其蘊則是亦寡人之過也其令兩銓之臣就議大臣文以至某官蔭以至某官武以至某官酌量其階梯以廣其仕路

五月初二日閲旱求言校理朴在源李在學副校理沈
念祖鄭志儉修撰尹尚東沈豐之副修撰朴祐源聯名
陳劄九件第四條畧曰喪類之定制权用實是我 聖
上無物不遂之德而目眛 飭教似出於閲旱疏辭之
意甚盛擧也我國之俗既以族閥用人臣謂當各視其
嫡而降一降以附周禮小宗統於大宗之義其法始可
無獘矣 答曰議大臣講定

两銓節目

一文之分館武之始薦依前以校書館守部薦施行〇
一許要即文叅上戸刑工三曹之謂也武蔭自當勿論

該司判官以下之窠雖蔭武亦當無碍○一文武堂下官限府使堂上官許牧使蔭之生進者許郡守有治績者許府使○一文臣分舘雖限芸官直講以下官幷無碍○一五衛將則文蔭武堂上幷無碍武臣之虞候一例許之○一今玆條列只常例恒規之謂若其文識行誼卓異者才器政績著顯者宜有扳例甄用之道必待一世公議所許然後廟堂銓曹稟旨施行○一我國用人旣尚門閥而謂之均是庶類無所分別非慎惜之意隨其本宗家世以爲差等之地

二年戊戌春南道儒生李之忠等以儒錄之還退爲見廢上章

號訴未達

疏畧曰臣等幸伏蒙 先大王一視并育之盛德使跼天蹐地靡所容措之徒跡厠絃誦之列目覩俎豆之禮而不為 聖世之棄物今又幾通而復塞乍開而旋錮鄉人之凌轢自已之艱虞百倍於前日之比云云自戊戌春以閣或作或輟至壬寅終未遑

四年庚子十月大政時以庶類收用 下教申飭

傳曰以庶類收録之意屢勤提飭而近親政眼此類無論內外窠絕不照擬選曹之不念對揚寧不慨歎也申飭兩銓着實調用

五年六月大政時文 下教申飭

傳曰去冬大政以庶類収録事 筵教不啻丁寧而伊後注擬未見奉行之欵居銓者違負至意抑云不細咨爾居銓之臣莫以此 教看作備例必須著念

六年壬寅六月文 下教申飭以外邑鄉任差除 下諭諸道

大臣備局堂上入侍時 傳曰予以疏遠事筵席提飭凡幾遭矣所謂銓㫖之對揚每止於一兩人之塞責寧不慨然勿循前套着意擧行

同日 傳曰東國規模名分一定就其中甚可矜甚可

愍者世俗所謂一名也上方則彼不與下此則此不肯棲屑兩間若窮人無所歸是豈非于和之一端乎況彼嶠南國家之鄒魯人村之府庫也一名之中服還化蓄素蘊者豈曰無人然而窮達有命如未及盡登士版儒任鄉任是可為薄試之堦也諸窠差除又或闕而不行非但伊人有茹菀之歎揆以朝家疏滯之政寧容一任其工曺執綱輩操縱乎先自嶺南始道伯嚴飭各邑後劃即差除俾無如前因循之獘曰　傳曰此傳教一通成出諭旨下諭于諸道〻伯處

七年癸卯正月因校理洪仁浩所奏又　下教申飭

朝叅入侍時校理洪仁浩副校理金翊休尹曮修撰李度默徐美修副修撰金履正尹得孚所懷庶類甄用一事不啻屢勤 聖教而當政注之時未見收拾之效宜申飭銓曹一體甄用好矣 上曰所奏誠是坊務依此申飭

是年三月三日製 御題試策問䟽通之方

御題大畧若曰立賢無方四字用人之要道也夫以我國之偏少雖舉國而擇賢猶患不多況於偏少之中又除庶類則已失一國之半矣於其半邊之中又除鄉曲則所餘者不啻半之半矣於是乎又有門戶彼此之分

則爲國家所柄用者能幾何也如欲不問人地親自拔擢則或恐其未必得賢而徒致駭俗如欲稍加疏通矯改有漸則前後飭諭於廟堂銓衡者非不勤矣而竟歸虛文其將如何而可耶 庚戌一月人日製 御製策亦問疏通之方我國文臣此尤顯對策有曰至於庶孽皆士大夫之裔在家固有嫡庶之分仕於朝者將以任事也不論才能而論嫡庶可乎按國法祀先止於二世帳籍亦未及高祖雖奴隷之賤三世良役則從良況簪纓之裔而處世永棄可乎自今著爲例自玄孫後勿碍淸職

六月大政特又以疏通事 下教申飭

傳曰庶類甄用一事前後申諭反復丁寧而爲銓官者臨政塞責徒見其應文之歸

八年甲辰六月 又 下教申飭

傳曰疏通一事卽予一副苦心也旣設言於 筵席矣

又示意於絲綸矣至於抄出問政之舉而廟堂銓曹之

昧邈々便若無憑信者然

九年乙巳二月 命開小科叅奉入甄復之路又 命三曹

郞及各司判官依節目差除且排望時備擬通融混擬事

申飭銓曹

左議政洪樂性所啓臣竊有心常矜念每欲一陳者廕

類之爲小科叅奉者則一番失官終身坎壈不但爲有

足感傷亦豈聖世無一物不獲所之道乎 上曰太[illegible]

庶類疏通卽一意務苟能於昔所未霑之官亦夢推遷導和疏鬱莫大於是以此意另飭銓曹著意遵行如是申飭欽又蔑如兩銓之臣豈逭不職之罪也

大臣備堂亦對入侍時 上曰向以庶類疏通事已有許多般酬酢今番不可無稟處變通而銓曹亦當着意擧行矣三曹郎官該司判官雖無見闕其令作窠以庶類備擬以八排望之際無或較量通同排擬事一體申飭

十年丙午始許經京司詞訟人直擬守令

從奉朝賀金致仁續恩君具允明 啓

十一年丁未 命議壬辰通淸諸人收用之道

傳曰壬辰通淸諸人之收用限品未通人區別當否令

廟堂論理草記稟處

十三年己酉正月 命文臣已通淸人許除敦寧都正又以

文蔭武內外職排望時通融混擬申飭銓曹

正月十九日 傳曰曾經臺侍年七十登科三十年以

上人特加一資敦都及各司閒任佐貳備擬武臣登科

五十年蔭官年七十筮仕四十年以上並加一資相當

職亦即調用二十一日 傳曰旣經臺望之人爾官不

倣則持難於敦都尚不備擬其可乎臺通人陞資後切

不拘碍由陞銓曹因此而有一欲提陞者職名即朝廷之職名非爲士夫歷踐階限而設者則向來臺望通擬也無論初通與屢擬首望副望末望皆同一地處而未嘗與當時所擬之人通顯排擬此規一出有假掌令假持平之說事事無謂孰甚於此伊時銓官之拘於蹤跡之嫌至有知詐不誠之舉予則曰以類備擬反不如不爲萬萬非仰體 先朝恢蕩之聖意云爾既往無論近來亦然參下序陞窠以外東銓之復職與作窠西班之內外叙用排備之規一如前以是見政眼者不問知爲假啣窠窠葦抑鬱惟屬餘事之餘事朝廷用人之道決

不嘗若是其苟且以地處之不堪不合力請勿擬勿授猶之爲可名以朝廷公物寧有擬而壓其通擬授而擇其混授之理乎此習不革則日除十職百啣於宗輩假則一而已以此意嚴飭銓曹俾除謬習同年二月十五日政敎令都政尹譴吳正根宋重純首望落點

十四年庚戌十一月又以疏通事 下教申飭

傳曰今番大政則須加留意隨窠疏通俾有對揚之實政事嚴飭銓曹因咸安郡守沈鎭治績褒啓有此教 [illegible]

十五年辛亥四月 命太學使諸生行序齒禮

十六日 上御濬政堂抄啓文臣課講時 上曰序齒

一事 先朝聖教果何如則近聞以一名入別坐南行云是豈成說乎凡民俊秀皆入太學王公貴人與之序齒則一名之人均是班族比之凡民俊秀不可同日而語則豈可別坐南行俾不得同列乎此等之事國子長既兼師儒矯革之方豈非職責乎大司成柳誼曰 聖教萬萬至當一名之不得序齒叅以禮經揆以事理萬萬無義其所釐革不容小緩而尚此因循者未必不由於泮長之不欲任怨故也臣謹當并諭諸生俾勿如前矣左議政蔡濟恭曰一名之別坐南行實是干和之一端令承 聖教臣不勝欽仰矣

二十日次對入侍時 上曰彰節祠位次我國雖觀地
處而嚴尸長旣是亞卿贈職則豈有不得幷坐之理左
議政蔡濟恭曰節義旣卓然而又施褒贈則地處初無
可論若以卑微別爲一座則便同泮宮之一名南行坐
處亦未安列坐而序居最末似好 上曰亞卿贈職自
當末坐泮宮南行坐德相爲泮堂時創出云而其法甚
恠異罷之何如濟恭曰若罷南行坐則又當如前末坐
以七八十老人坐於二三十少年之下與南行無異
上曰嫡庶之分若於各其家中行之則可也賢關以齒
爲重豈可區別不爲序齒耶館堂旣登筵此後申禁可

也同成均金文淳曰當與泮長柳誼嚴飭矣

二十八日上召見檢書官李德懋于蓮府 命近前

上曰太學序齒今始行之許多一名是懷抑鬱之心者其果釋然否大抵物情何知對曰臣出入內閣罕接人客雖未詳知畧聞其槩則此輩無罪而世世棄塞自處以五倫不備不齒人類今遭逢聖世五倫中長幼之序一朝始正莫不懽欣感激相逢則輒慰始得為人又相謂曰見今 乂旱 聖主憂慮而行此德政其所孚感必獲甘雨擧皆顒望二十日 下教後越二日甘雨果大霔又與相賀曰此序齒而雨必此而人情大可見 上

曰此輩欣感若是之極歟對曰不獨知此文相與齊濟
曰吾輩乃祖乃父或有不見盛事已先溘然者古人亦
有家祭無忘告乃翁之語撰文而祭告未爲不可此亦
可見感激之至切 上歟然曰予於此事每歎國俗之
迫隘不許生進則已既許生進則耆老反居年少之末
坐首善之地固如是乎古禮天子之元子衆子入太學
與凡民俊秀燕毛序齒長幼以次不行此禮寧不慨然
適因彰節祠嚴尸長坐次仍及南班坐問于左相右相
意見亦同故歸勵賢關亟行序齒初則齋儒可否不一
至有捲堂之舉國子長卿題曉諭 筵教又言德相所

定南班之謬規不可遵守云爾則齋儒就坐始得順成
爾亦聞否對曰臣亦聞之 上曰停齋一事 先朝飭
教截嚴而南班乃是德相所定齋儒之不即自改亦云
恠駭曰此撓屈今雖行之此後能無變易否對曰 聖
教惻怛道理恰當恐無壞了之慮 上曰予非不欲以
文字頒示而擧措張大故只飭館堂而行之爾有所見
亦言之對曰一名之不齒人類誠天下之至寃然古或
有上章鳴寃而若先以官爵需用爲言則雖亦不齒人
類中一段而其於自衛事甚無謂至若不得序齒大可
傷痛蓋嫡庶等分行於門內 按栗谷曰帝王家則有公朝禮有家人禮公朝禮則

諸父皆北面而臣事家人禮則以尊屬為重故漢惠帝嘗於宮中坐齊王之下然則嫡庶之分行於門內亦非

以生次言固非他族所可主張而賢閑之中長幼違序此雖

出於習俗之欲正等分而自不知反有損於等分今此

聖教一下賢閑長幼倫序始正此所以歡欣感激實

倍尋常也　上曰不行齒坐為幾年對曰自枳塞之初

至于今幾四百年而臣嘗聞　肅宗朝始一行之為一

逆臣所沮云矣　先朝末年亦行之而後仍為南班坐

美　上曰一名枳塞大槩緣何事對曰亂臣鄭道傳庶

孽也徐選建白以庶孽子孫勿許顯職載之法典及衎

臣柳子光網打士林因為口實云爾　上曰自古非一

名而爲亂逆權奸者不知爲幾人矣獨道傳子光二人爲亂臣奸臣而已哉况因而爲口實錮廢無非之許多一名子〻孫〻有若緣坐者豈非冤鬱之至者乎且枳塞之後士夫雖有支庶必取他人子爲後以嫡庶俱無子爲禮斜此違法典而自欺〻君也對曰 聖教至當古來名碩若有庶子則使之承嫡而不有養子者往〻有之 上曰徐選以後又有枳之者乎對曰 成廟朝姜希孟釋大典庶孼子孫勿許顯職曰子孫者子〻孫〻之謂也此時大旱歛荒云 上曰見於何書對曰書載李瀷僿說 上曰嘗聞專主枳塞者必作逆賊而亦

多殃禍云矣

五月初三日右承旨閣臣李晚秀徐榮輔司成成種仁入侍 上曰三代之制凡民之俊秀者尚與天子之元子同為序齒天子之元子豈不如我國士夫而然乎雖以國朝典禮言之元子之入學也冠儒之冠服儒之服而於明倫堂上與諸生相向三揖此皆行一得三之義而入學之禮今將不遠亦將依前為之而獨於食堂不遵其法則其可成說乎

附退溪先生答趙起伯振書曰鄉黨序齒以年之長少為坐次也若分貴賤則是序爵也豈序齒之謂乎

王制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註云惟次長幼之序不分貴賤之等周禮黨正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註齒于鄉里與衆賓以年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也鄉飲酒義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出悌

民八孝出悌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
也君子所謂教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
之鄉飲酒之禮而孝悌之行立矣夫先王所以立鄉
法鄉禮必以序齒其本義深遠尊體之重大如此豈
可以一時一鄉一二人微賤耻居其下之故而輕變
古今不易之典禮舍父兄宗族所坐之常列而自作
一行以壞亂鄉儀蔑棄聖教乎天下達尊三德爵齒
學中以德義為重故天子諸侯之子猶與凡民之俊
選序齒況鄉黨本以長老為尊五十以下至立侍以
聽政役於六十者其謹嚴如此雖有爵者止一命則

隱爵而敘齒再命仍列他人讓爵而居下之挨則猶
敘齒至於三命而後乃別設位於尊東而不齒耳
與趙士敬書曰示喻序齒之事院中則君未諾而烏
川諸人已諾之鄉中則君與諸君皆不念聽於鄙說
其亦嘗與諸君辨論時有所未聞而其後乃知諸君
所以然之故諸君但執恥下賤三字以遂欲上人之
心亦不可謂全非然禮義由賢者出諸君皆以一時
鄉賢當此等處變處嘗深究古義細考禮文必須洞
見其所處之宜能不失先王設鄉法鄉禮之意如此
其重處然後優而為之顧乃逞氣爭勝只據一時一

邊不便宜處求自便而已不復問古義如何鄕禮如
何尊不類賢人君子處心氣像是爲可歎耳
接士敬卽趙月川字也權松溪應仁之左陶門也
當時高尙者莫不折節禮貌之獨月川不然言論頗
峻故先生以書戒之 月川有庶子以奴隷待之出入必使之幸焉讀書使坐戶外受學其後不數世其嫡孤子孫無後嗣其庶孫奉祀而其庶孫亦衰替
是年十一月 命許差 廟宮享官
初八日 親行冬至享祭于 景慕宮申爵銓郞自今
以後庶類有官者無碍塡差於 廟宮祭官始以濟用
主簿金箕南特差 景慕宮奉俎官 是年宗廟臘享以司饔主簿李德

懋擠用判官鄭得泰長興主簿徐理修檢書官李集箕濟用主簿金箕男尚衣主簿徐有年差前殿奉祖官

十七年癸卯十二月大政時以外職調用　下教申飭

傳曰今政蔭類無一人爲該官自如察訪之代擬八事

分付吏曹判書金思穆從重推考更加嚴飭期於對揚

同日政北青府使成大中渭原郡守添書落點

十九年乙卯五月以叅下甄復依序陞例通融排擬　下教

申飭

傳曰叅下序陞大政前特　命皆用前仕意在於兩便

而一名之通融甄擬未之見焉依年前飭教及序陞望

筒之例勿較重於非擬之際然後積蔭可疏而特教

之歟可責亦以此意申飭該曹

八月大政時又以外職調用 下教申飭

傳曰今日政一名多未收用已經詞訟人中尹可基李元膺李集基爲人勤幹何邑不可爲今日政皆調用於守令而茂長鎮海永同今日政内擬入永同縣監李元膺鎮海縣監尹可基

二十年丙辰七月 命貞翼公李浣後孫無碍調用

傳曰望拜行禮之後召見宗伯之臣語到忠烈顯忠祠事績有多必酬酢因而思之三學士仕版 先朝特命不祧非勳臣而有是舉即曠古殊典而爲其官享故都

守尹煜以慶基殿參奉年二十前直除守令仍於三家
人之守令習勿拘年限及履歷賬日超處於李提督李
忠武事推以及於貞翼另欲致備援華擒詞際聞其祀
孫從事于馬流落鄉外云何聞之晩也大抵貞翼之忠
清大節忠武後一人適逢 寧陵契合昭顯身都將相
佩國安危忍言己亥夏匿宿北營之事每見遺事不勝
掩卷抆涕且況自附得殘之悰竊效陪葬之義竟啓體
魄於距象設咫密之地如許恩遇如許精誠往史罕聞
寧欲泯沒而貞翼没後其祠板未受一番官享特以子
孫之承嫡拘於俗白而然者其視 先朝爲三學士家

官亭除官勿拘常格之 聖意奚可但以違越言哉承
嫡則一也而李文成金文敬之家閭帥寢郞無所掣碍
不踐銓郞牧直除外職獨於貞翼家不然其可曰體 聖
祖之盛意云乎哉故右議政貞翼公李浣奉祀孫呂州
居閒良李得馨今日内廟行宣薦越送後仍於今日政
宣傳加設擬入此後此派人依忠貞毅愍家例宣廳越
薦爲先加圈一視三家莫或取捨載之謄錄受教驪州
大街村貞翼墓遣承旨卜日致祭祭文有留意措置者
從當書下令禮曹知悉
按 正廟臨御二十四年之間以疏通一事屢下

恩敎筵席箚綸不可殫記今玆編錄十之一焉至於特豪恩數不拘常格者衆若後孫李恒林之擢用閫任也辛亥八月十三日傳曰此人是誰之孫尚今濛到於角圍是豈褒錄先賢之意乎都監哨官李恒林令該曹今日政特以邊地守令中作窠擬入則後閫任亦為勿拘事分付該曹同日政除蒲浦僉使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政全羅右水使李恒林韓光濟李宗瀣首望落點壬子九月初二日政忠清兵使李恒林金麟瑞韓光濟首望落點百歲老人申義清之特除摠管也其子秉權之蔭授教官也辛亥三月初十日上御重熙堂召見百歲老人申義清使其子進士秉權扶掖而入特除老人摠管其子令該曹調用除童蒙教官御製贈百歲老人序使地方官輸送宴需焉尤為前所罕有之事也至若一藝一能之人咸被收錄海東邑誌之較正也命閣臣抄

啓文臣及三司中抄出各有分掌而伊時 下教己酉六月曰人才豈獨於科臼中人乎見於檢書輩抱才空老可以反偶原分掌一人外勿拘文舊加定一人事分付傳教止此於是前縣監元重擧校書校理成大中五衛將吳正根前縣監丁儁祖前察訪李鴻祥禮賓叅奉李命圭奉常主簿崔粹翁承文檢校金洪運司導直長南鳳秀東部都事李可運檢書官朴齊家柳得恭李德懋等三十人與焉此蓋 聖世無棄物之德意猗歟盛矣

純祖四年甲子因左議政徐邁修陳達 命舊官經京司詞訟

人直擬守令武班許軍器副正以為陞資之階

甲子十二月初十日次對入侍時左議政徐邁修 啓

曰大政當前値此一初之會遍變資格搜羅人才實為至務而資格中最無義者即庶類之已經京司詞訟而猶不許直擬守令也夫詞訟一也況京司重於鄰牧則層節之太多階梯之偏繁豈不為此類抱冤之端乎至於武班則既許營將中軍而不借階秩之品級反不如雜技陞資之寅緣圖占亦安有如此官方臣意則庶類中舊官已經詞訟者許令直擬守令武班之有地處履歷者軍器僉正二窠中一窠陞於副正使之通擬差除

如訓鍊副正之例以為陞品之階似合於疏滯振淹導
迎和氣之一助此意分付兩銓何如 上曰右相之意
何如右議政李敬一曰庶類抱欝之弊其來久矣 先
朝特命作庶類疏通之節目而兩銓尚未盡對揚之道
矣已經詞訟而不為直擬守令亦為無義蔭官詞訟之
直擬守令武科出身者之許陞五品副正實合振滯疏
滯之道矣 上曰依爲之

二十三年癸未七月六道京畿慶尚全羅公清江原黃海儒生生員金遇鏞
等上章籲冤 命廟堂稟處

金遇鏞等九千九百九十六人七疏畧曰夫名者所以

定其位也分者所以等其位也始之於家庭之內子而
父父舅而兄口盡子弟之道者即是也今於稱位之際
反效奴僕之於其主日用常情之謂然于中者沮格而
不得行名之不正莫此為甚名既不正分將焉施至若
仕路之枳塞不但有妨於朝家用人之政臣等之不得
盡分於倫常者專由是也蓋此法一行之後凡係官方
各有定稟分歧殊途防限甚牢使不得進其身而展其
蘊是雖曰通仕路而實未嘗通也夫宗法之重始于周
禮而嫡長之名惟宗子當之自宗子之母弟與妾母之
子屬支庶故父於嫡子衆子服異焉而於衆子庶子不

異者欲以明嫡子無二統而衆庶爲一列也無嫡子而
有庶子則庶子爲父後庶子娶妻而生子則遂與衆子
之子均焉若記所稱庶孫者亦謂子娶妾而生子者也
非謂妾子之子爲庶孫也三代以下嫡庶之别如是而
已我 朝禮典特載嫡妾俱無子者許令立後之文豈
非以爲先王禮制使民知父子不可易而絶然後始許
繼之之意乎顧今之人誰不知骨肉之慈而雖有己出
視若他人反取疏遠之族而子之使祖禰之血氣不相
續焉此豈非以官爵爲門戶計哉繼嗣反輕官爵為重
遂使臣等不得盡其分於倫常倫常廢而隨為 聖世

棄物豈不是痛恨哉今之庶孽非獨一家之庶孽乃是一世之庶孽也非獨一世之庶孽乃是萬世之庶孽也求之天理而不得求之人紀而不得求之聖經賢傳歷代典常而亦不得者也在昔唐臣陸贄之言曰聖王之作人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爲泥疏濬則川沼然則瓦石圭璋爲泥川沼初非兩截之判耳今日臣等之跡政類乎抵擲而壅閼則一段區區之心豈不望追琢之疏濬之乎至若鄉學則長育人材之所以任司案錄因一送環僞通仕通旋枳令典不遵黨雜之中猶斥成風俎豆之間禮義掃

滋伏望 聖朝俯賜開納 特降處分習俗丕變 惠
澤旁流則奚特含生之倫思欲頂首之忱抑亦不瞑之
鬼將頌及骨之渥矣
答曰爾等之可於予亦深知之疏辭令廟堂從長稟處

居齋儒生捲堂所懷 首發論進士李完峻

八月初三日成均館官員以同知成均館事意 啓曰
臣聞居齋儒生等今夕食堂不爲設行馳詣泮宮招致
諸生問捲堂之由則諸生等書進所懷以爲臣等忝居
首善之地目見壞亂世道之舉咸懷憂歎彷徨繞壁窃
伏惟念忠質文所損益即三代剏國之規度而尙質之

治不以文不足而有所變更尙文之治不以質不足而有所改易也所以質家文家之各有攸宜而禮樂文物之所關尊卑貴賤之所係天道行人紀立焉則猗歟本朝海外尙文之小中華也地僻東偶三朝鮮之際羅麗之間猶未免夷俗之陋遠夫我 太祖太宗朝明倫於勝國崇佛之後陳常於勝國蔑儒之餘凡係名分之二守處其嚴有截其等有隣一洗舊染如日中天際其時大明高皇帝光御天下頒我以禮法之書賜我以冠裳之制儀節之隆殺名位之等級井井有域分不得踰寸寸不得踰尺維持我四百年基業者專由於此今忽

金淟鏞等疏出而其勢必將至於易一世而變更我
祖宗立國之制何其濫猥之至此也以其疏中辭意觀之則固常天地間至冤事也其所切悶者有三件節一是不得呼父也一是不得爲嗣也一是不得與士族通同仕路也天地之於萬物爲大父母則人無貴賤矣不諱天字之辭嬖子之於其父諱其父字之稱者其冤則固也雖然呼父一款初無朝家之禁條則特士夫家嚴嫡庶之敎而各其爲父者之不受其呼也父之不受何不愬之於其父而訴之於君上也耄於爲子而不得爲嗣者亦非天理人情之常以其父之血脈不得承祖禰

之統者誠如渠言而固寬之尤寬者也且嫡妾俱無子許令立後之文果載禮典而此亦各其爲父者之不遵禮典而立後者也父之所事誰怨誰咎父之已出愛無貴賤而不以爲嗣者特慮其末流也所謂妾也者奔則爲之者也聘之以良家女者十之一二公私婢之爲妾者十八九矣終若以妾所生繼之嗣焉則爲嗣者母一邊妻一邊皆爲族屬而盡歸於常賤也一開承嫡之路則無復士夫家標予今日一家承嫡明日一家承嫡不幾年而混淆騷騷然入於蔑分之域故所以父不得予其庶子者也卷其仕路之不通同則由此不承嫡之致

而其歧既殊其窠自在雖以四百年來 列聖朝均覆
軫念之極諸名臣衷於悶惜之深竟不得如類副之者
蓋其綱國之制治不可移動故也渠輩雖極私情之痛
究何敢以更張移易等說瀆浼於章奏之間乎遵守與
更張各有時宜當遵而不當改正謂今日事也世衰道
微人心汙下倫常綱紀日漸敗落之際又有此平常之
疏者是何光景是何道理萬千爲革氣勢可怕臣等仰
惟我 祖宗朝制度實不勝漆室中憂惋亟上一疏斥
其縵屑者在名教斷不可已故舉一齋同聲會坐停當
疏論既定則彼疏護惡之前掌議臣李在臣自歸輕先

之失故仍以合辭施罰而方始治疏之際忽地大司成臣鄭基善以齋儒之不稟擅罰諸生又於今掌議臣李源膺之八齋以疏事停會依前合辭往復則以釋奠罷齋後齋會停當之意丁寧爲約矣及乎罷齋以其違約之故半日相持終涉支離東齋則全房出齋西齋則施罰班首及還其家也雖解兩齋之施罰臣等俱以無似屬在縫掖之列由前則泮長之罰有難自伸由後則掌議之罰亦難自恕滿心慚恧措躬無所以此情悰何敢晏然一堂乎退伏私次共俟處分云臣以太學捲堂事體至重即爲還入之意多般開喩諸生終不回聽何以

為之敢稟
傳曰庶流之訴冤即 列聖朝當有之事而未聞其時
有捲堂起鬧之舉古之儒生豈不及今人而然乎雖以
所懐言之既曰固當天地間至冤之事又曰亦非天理
人情之常云爾則諸生亦知之矣然則諸生在首善明
倫之地宜曰訴冤之無恠亦宜以反天人之常為言而
今乃不顧其言之矛盾惟事噴薄可乎且洪長之施罰
雖未知因何事段而以一施罰之故臚列洋長無復顧
忌豈待以師儒之道理乎為諸生深用慨惜以此曉諭
即為勸入

草記謹依 聖教招致諸生傳宣 聖旨仍爲勸入則
諸生等以爲 聖教若是諄複謹當還入云故仍設食
堂臣則遏去事

答輔德鄭基善疏爾自無失何用引義大抵今之泮長
雖與周禮大司成之誨士或有不同然其有師道則一
也儒生或有言議所見之異同則往復爭難可也輕肆
輕詆容易推上如互訟者可乎所貴乎儒生者以其學
聖賢識道理尊君而隆師守經而秉禮也其自重也宜
如此而近來則不然往往不察事理不審可否視泮長
甚輕空聖廟無難舉措顛倒瞻聆多駭徒有隨波之歎

全欠自重之義此固朝家不能導率作成之咎然亦不能不為諸生惜之今因疏批畧示耿耿之意待新泮長出膺將此批旨書揭東西齋壁俾諸生常目在是互相砥礪互相箴砭讀書明理振我古昔之儒風事分付

辨破捲堂所懷往復書

畧曰竊此所懷張皇臚列命脉主意盖憂名分或壞而慮有損於 聖朝之治 先王之制也夫名分者天之經地之義而人之所以為人也則憂之固也而但所謂名分有本末焉大小焉天之所叙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名分其視所謂嫡庶之名分果孰為本而孰

爲未孰爲大而孰爲小乎昔夫子對爲政奚先之問曰必也正名乎然則家之所以爲家國之所以爲國其不在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名分之上而必在於嫡庶名分之中耶今有子不得呼其父臣不得事其君長不得居幼前天理丧人紀壞而不此之憂獨以嫡庶名分爲憂焉未知所憂者果出於公心歟今曰目見壞亂世道之舉億此疏之旨不過父子之欲伸其親君臣之欲行其義長幼之欲其序朋友之欲其信而已則烏有其壞亂世道之失乎外於五倫而復有所謂世道者乎今曰建夫我 太祖太宗而明倫陳常云曰億所謂

倫常者其必舍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名分而獨嫡庶之謂耶今曰我　大明高皇帝頒我以禮典之書憶大明集禮等書凡於王朝士庶之禮無不損益之節文言則尊卑之等貴賤之分何莫非五倫中出來而今必欲歸之於嫡庶之分倆也今曰我　朝四百年基業者全由於此噫此之一字蓋欲隱然指嫡庶之事而有曰嫡庶嚴則國興嫡庶緩則國亡者然是豈成說乎我聖朝四百年基業本之仁厚正之名分而所謂名分者父子也君臣也推以老少尊卑之自然有序爵位貴賤之截然不可犯者皆是也而今欲擧而歸功於一箇嫡

庶之上不亦謬乎夫所謂嫡庶者亦名分之一也而今日之名分者非名分也乃禁錮也何者曰庶子曰庶兄曰庶弟云者是名分也子不父其父弟不兄其兄孫不敢祖其祖侄不得叔其叔者是禁錮也曰然則朝家其禁錮於家庭之間乎曰非也始則禁錮於仕路終焉禁錮於赴舉轉輾廢斥日增月深而竟置於人類之外爲世所棄為人所賤而父不親其子兄不親其弟祖不視以孫叔不視以侄此非禁錮而何當初雖不施之於家庭之間而畢竟家庭之禁錮反有甚於朝廷之禁錮也今乃不悟名分之為名分而認禁錮謂名分至曰哉

祖宗立國之制噫我　祖宗之創制立法也金科玉條燦

然備具而何嘗有禁錮二字於其間哉謹按國乘有所

謂徐選者創發分敘顯職之論其後姜希孟安緯等纂

成大典以立一國之禁錮則是固前後憸人輩挾憾逞

私之所爲而今欲擬之於　祖宗之聖制夫何出言之

無倫至此極哉請就其條論而卞之今曰所不忍之其

父而訴之於君上也噫父子之稱天地之常經也父豈

有不子其子匚豈敢不父其父而特以牢於禁錮拘於

國俗子不得呼之父不得愛之則此非天理人情之至

寃極痛處乎一開禁錮丕變風俗則曰父曰子之倫自

然行於家人之間而父子之大倫得矣今日鮮禁錮而導風化者獨非畜父乎今曰父之所事誰怨誰咎乎噫已出天屬也立後人合也如有一端秉彝之天者孰肯舍其所愛之子而反取疎遠之族哉顧以若傳禁錮之鬼則終歸禁錮之家故割慈忍情強爲此不欲爲之事則此實禁錮之所使也可怨者非禁錮乎可咎者非禁錮乎此是痛哭處也今曰良家女公私娶云云噫從父而不從母則無論良家公私而其子均是士族也今若一開承嫡之路必無防限於仕路則此承嫡之子輒自爲士夫而所與僚友者士夫所與婚姻者士夫表裡勳

靜皆士夫矣復何㨾子之可憂也且士夫㨾子蓋取脩躬修行之謂也何獨取外一邊妻一邊乎然則陳了翁胡致堂韓魏公范文正諸先輩之㨾子皆不如今日居齋進士之㨾子乎只患餙躬修行之不如古人何患㨾子之不如士夫乎今曰　列聖朝諸名臣云云創國之制不可移動故也噫欽奉　列聖朝處旨有曰王者用人豈有間於其間哉有曰國初豈有是一子光然矣同一子光若禁通清是哉戊申乙亥之後無一名者皆患臣乎有司使京鄉士民共攝婚娶予心豈無蕩蕩平平之意有曰非予刱行即復舊制有曰雖新法臣何敢不

從況舊例乎有曰范苑無倬今近三百年窮則通亦理也有曰太學若此鄉學亦然分付八道以此例遵行使數萬多士安其心而游於京鄉學有曰朝廷仕路恨若國初東銓已無碍西銓亦無滯有曰此後勿拘碍以存國初之風有曰莫重太學既已序齒鄉案何敢異也有曰枯項黃馘其將騈死牖下嗟彼庶類亦我臣子使不得其所又無以展其抱則是寡人之過也有曰外州之不遵朝家德意者自當有幸明之道矣有曰匹夫含寃足傷天和況許多庶類其麗不啻幾億有曰獨於食堂到記有此因循之謬規即此食堂序齒之用八條例

夫孰曰不可哉曰立賢無方四字用人之要道也又謹
按諸名臣疏劄有曰人臣顯榮之心豈有間於嫡庶而
朝廷用舍如此偏隘臣竊痛惜也有曰我朝謀國大臣
只爲私其子孫之計不及萬世失人之憂而禁錮庶孼
載錄於令典有曰禮制之正莫嚴於三代而嫡庶之名
只行於私室不行於公朝門地之別莫尚於六朝而用
人之際惟問其父姓不問其母姓有曰天地之生才無
間於貴賤王者之用人不拘於門地此天理之當然百
王之所不易也有曰我國庶孼勿叙顯職之議創出徐
選厥後轉輾一節深於一節終至於子子孫孫永被禁

錮庶孽乃是我國之弊法古今天下所未有之事也有曰昔在國初未嘗禁錮而有徐選者始發勿叙之議其後轉輾至於姜希孟而廢錮益甚有曰玉堂公論所在而欲爲痛革舊弊爲此陳情似當爲依此施行有曰畢竟庶孽天下萬古所無之法也有曰庶孽防限之制此非祖宗之定法有曰庶孽禁錮古今天下所未有之法實是世俗隘陋之見有曰世之病弊行者皆以名分藉亂爲言嫡庶名分只是自家門戶中事噫 聖教旣曰謬規陋格亦曰弊法果是當遵而不當更者則烏可曰謬而曰弊乎且前後諸先正諸名碩之眷眷於更張[illegible]

愨於章奏者其見識之明不及於今之齋儒而然乎

八月因領議政南公轍面啓 命二品以上各獻疏通之議

二十日次對入侍時領議政南公轍 啓曰頃因六道儒生上疏有令廟堂從長稟處之 命矣一名輩積鬱之冤無惟乎有此呼籲而取見其疏本則上下幾爲屢千百言而大要以三件事爲言矣人倫常稱云曰即子而不得呼父如奴僕之於其主此是乖常反理之事各其父兄者知 朝家哀矜軫念之至意則必當奉承而亟改嫡妾俱無子者許其立後載在法典此則惟在申

明焉之而已至於仕路則有國用人之道立賢無方惟
才是用豈可以地閥之卑微為拘哉我國庶類之枳塞
即通天下所無之法也先輩名碩毋以此為言多有登
諸章奏然而四百年已成國俗一朝變改亦非輕易之
事所以難慎鄭重迄今未遑雖以　列朝軫恤之聖心
辭教非不屢下而終未能通同無間隔而用之觀於限
品敘用之成典可以仰揣矣今若存其階級廣其疏通
文蔭武三歧中各限以某職通清與初仕亦存階限者
為之式則物情均平而衆效可責然而習俗之矯變或
憲之增續官方之更張不可以臣一人之見遽然輕議

原任大臣及備堂二品以上特下收議之 命節目則
令兩銓之臣更爲就議 廟堂成出條件恭俟 上裁
實合愼重之道矣大抵有階級則可期實效無限節則
易歸空言朝家之矜憐渠輩軫念渠輩如是懇至而如
前之爲寢閣不行一年二年之後便置相忘之域而竟
無事實則下之齎鬱姑勿論上之失信當如何哉一時
之䟽請雖易銓曹之對揚爲難此一欵熟加講究俾有
永久食效之道甚好臣意如此敢此仰達矣
批曰依爲之
原任大臣及備堂二品以上奉 教獻議

判府事金思穆以為臣耄昏益甚疾病又痼於此收議莫效微見更詢有 命史官重臨惶懼之極力疾畧陳之今茲庶類枳塞之法固是往牒所未有之事所以從前疏通之論非不多矣而終不得一朝頓革者誠以習俗已久亡則難變故耳向筵領相所奏亦頗詳切苟能隨意品節永遠遵行則有足以疏鬱為今之道不在多言顧實心收用之何如矣

領敦寧永安府院君金祖淳以為庶類枳塞不惟歷代萬國之所未有即亦國初之未嘗然也語其始請枳塞之由則不過庸碌無識之人挾憾報復之計語其後議

疏通之舉則非東方之大賢皆不世之名臣碩輔塞與通之間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待辨而可知者矣且人之貴賤窮達皆有生以後之事而至於此人則其身未生而已賤其命未賦而已窮豈天地生物之理固若是耶至若爲子弟而不敢稱父兄爲血屬而不得承系序尤天下古今非常反經之事而習俗之失迷不知悟無他枳塞之故也重仕宦輕人倫又豈人心之所安亦法典之驅使而然耳今若枳塞一開則父兄之稱系序之承恐不煩 朝家之約東人倫自正天理自明厥類亦知所自滋於是乎隨其族姓之華否人之器優劣斟酌用

含則在　朝家可以無遺才之歎在庶類可以解抱冤之苦矣愚賤之見竊謂疏通實合於明天理正人倫盡賢才之道矣

吏曹判書金履喬以為庶孽一流之區而別之永塞不通即是古所無我國獨有之謬法也　列聖朝軫恤之敎諸先輩疏通之論非不諄複切至而終莫之正其謬者專由於枳塞之法著為律文法行而成俗俗久而難變誠亦末如之何矣不惟枳之於仕路終而阻之於家庭為子弟而不得稱謂於父兄則賤惡之剔絶之乖人倫傷天和者莫此為甚亦由於創法之著令始不特謬歟

之輾轉沉痼至於此極也苟欲止謬而反俗莫如先從
律令而釐革今就律令中但如漢除挾書之律而已其
通其塞更不擧論還他不枳塞時本分而　朝廷用舍
不必定其分數習俗賤惡從以漸次消弛則庶可為自
就疏通收釋寃鬱之道而　廟堂所叅旣慮其易歸空
言難責實效矣如此則當取丁酉節目中恒規之式增
廣增加以對揚　先朝漸次疏通之盛德遺意拔例甄
用之條本許　廟堂銓曹之稟旨施行則更加申明無
或如前寢閣抑為拯弊俗疏積鬱之一助而以臣膚淺
之見無以中窾不任悚仄之至

工曹判書沈象奎以爲大道儒生金濕鏞等上疏有二品以上收議之 命子不得呼父立後之不如法與仕路之枳塞此其疏中三件事而子而不得父其父〻而不得子其子非天理人情可駭可怪而循習而爲俗父子天倫也法典 國常也以天倫之重 國常之嚴習於情理倫常之外蔽於計慮門戶之私忍若固然其亦已甚俗之久痼卒不可易耶窮意其始必皆仕路枳塞以後事然語其倫理之害失仕路之通塞不但此輩之寃悶必當在此而不專在彼 朝家所以軫慮而矜恤者亦自有所先後之宜仕路而疏通則其所謂枳塞以

後事不煩條䟽自可革其已甚固亦善矣而猶未若先
以情理倫常救正俗之習弊是可實為疏通之本而其
於化成之方亦庶有所補矣
左參贊李好敏以為今觀六道儒生之疏言出積鬱事
極哀矜天之生才元無區別國之用人宜無界限而一
局於庶類則雖有出人之行而子不得呼其父雖有需
世之器而臣不得事其君逆倫反常違理傷和不但他
國之所未聞實亦往牒之所未見　列聖朝累下懇憫
之教諸名輩亦多通變之論而習俗拘於見聞格例難
於矯革轉輾膠固以至于今凡今之人雖心知其然而

家間稱呼不能獨異而違衆朝端收用不能越格而拔
誘曰循荏苒莫之能改今若因其齊籲通其塞而疏其
欝則非直為明天理盡人才之方亦足為迓祥導和之
一助惟在 博詢而裁處
上護軍李憲琦以為庶類之枳塞實徃牒所未有抱寃
齎欝已至數三百年之久渠輩之如是呼籲不是異事
且況 列聖朝矜惻之教諸名碩疏通之論莫非出於
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之意今因其端俾仕路得開自蔭
於簪紳衣冠之列則家間之稱號系序之系承即亦不
煩申飭不申舊典自可次第無碍而實為 國家導和

疏爵之政至於爵品之限以幾許以臣愚昧不敢指一
仰對惟在博詢處之
漢城判尹金魯應以爲庶類許通事　列聖朝下敎屢
示懲慨而只緣在下之不能對揚尚未有直箇疏爵之
擧今如欲變通則不過法律中删改其條件使之自齒
於世而已夫然後在國而自無枳塞之患在家而亦免
賤棄之歸各知砥勵漸圖進就此豈非一擧而公私兩
幸者乎
護軍趙萬永以爲庶類之疏爵久矣其疏三件事中爲
子弟而不得稱其父兄則倫理舛矣爲血屬而不得承

其祖先則國典違矣無怪其齊聲呼寃而大僚論稟若是明的無容加疊至於仕路之枳塞即係習俗之膠固非天下萬世公共之道也雖良質美才之卓然出人者一號為厥鐵限〻焉無告無訴自暴自棄反不如編戶下氓惟能自盡其分此所以 列聖之教屢勤悶恤先輩之論多主疏通者也彼以世族之裔天賦未殊而累而錮之無用之地者已累百年亦物理事勢之行不得也今若疏拓其進身之路無拘舊規惟才是用則實為無物不遂之政

開城留守金履載以為自古用人之道曰立賢無方而

已曰惟才是擧而已何嘗有一定之界限而爲用舍哉
今之庶孽者哉觸妾之分固甚嚴而嚴於其家內者也
至於朝廷之枳于仕路而著之法典即歷代往牒之所
未有　列朝之屢加軫恤名碩之訟其寃屈班班可徵
則其宜疏通固無待乎復求今日之廷議矣因此推之
西北松都之限以地界而擯棄之又何義也今行疏通
之政允合并議而既許疏通矣若復別其經路限其階
級則終是區別而異之也即許多窒礙抑鬱之端猶復
如前也其所謂疏通之者亦不免爲阻塞之歸矣愚賤
之見竊以爲仕路則遂許其無礙法典則永除其禁條

而如此之後嫡妾之分尤宜申嚴彼無知之類或有因此而不知守分於家內者則自中有識固當摧排而衆棄之矣亦須自　朝家繩以加倍之律庸是懲勵如是則在朝而賢才無遺在家而倫紀不紊矣恐是并行而不相悖者矣

護軍李止淵以為庶類之不齒於私門見枳於公朝固是天下徃牒所未有之事　列聖辭教累示憫恤先輩陳白亦多懇摯而習為故常一任廢棄齎鬱號冤無處如此蓋其在家而處之之平常實由在國而待之也夫宜若使用捨無拘於公朝則倫理自定於私門箇裡肯

繁專在仕路仕路一開系序稱爲等事不待令而自行閥閱視其挨畜階品隨其才器乃是永世需用之常法

臣謂變通之道不外是矣

同知趙晋和以爲上天不擇雨露王者不却衆庶而獨我東所謂一名者雖有出類拔萃之才並置一切防塞之中遂爲千萬世永錮之案久成四百年積鬱之端列聖朝調叙之教非不鄭重而終至寢閣諸名碩慇惜之言非不昭詳而尚未變通此誠古今天下所未有之弊而有非立賢無方惟才是用之意也嫡庶之分莫嚴於三代而只行於私室不行於公朝門閥之別莫盛於

六朝而只問其父姓不問其母族況東土人物不能當
中國之一而其間既分兩班常人又就兩班之中枳塞
庶派如是而何以得一世之才何以需一世之用乎不
待自流鳴冤之言可知擧國協和之端若其爲子而不
敢呼父在於家法而今亦有或呼或不呼之家則此緣
家法之各殊而然也無子而必許取養在於法典而今
亦有或行或不行之人則此非法典之或弛而然也至
於仕路收用則雖許階品間多仍拘 英廟朝之文而
臺閣武而宣薦蔭而府使既有受 教越在 先朝則
丁酉節目詳載甄叙之方若夫才器之卓異不循常格

門閥之差等宜守本宗云者可謂至美盡矣故文之佐
貳武之兵糧餉之府使無礙擬用遠我　聖朝遵守成
憲敘攬人物　臺閣銀臺除旨聰翮初非覓枳而特不得
毋政之敘用雖有見擬而以其有互望之嶄持而然也
苟其賢也何官不做苟其才也何任不可此在　廟堂
之禀旨銓家之銚别臣無容更議
護軍金陽淳以爲天之生才無間貴賤王者用人不拘
地閥則嫡庶名分只是自家門戶中事　朝廷但當甄
拔敘用而已大抵今之庶孽進而絶爵禄之望退而恥
工商之役舉無安其生樂其業之意抱才者不免於自

曓有志者終歸於無成可勝惜哉窃又稽 列聖朝矜惻之教不啻申複諸名碩相繼敷陳可見公議之攸在及今矯捄夫孰曰不可第念幾百年難愼之事一朝通變則俗見狃於故常物情易於先撓此在有司者另求方便舉措得宜上無失 朝家用人之實下無咈衆人齎寃之歸焉

護軍徐長輔以為庶類之齎寃呼籲乃是三件事而為子旁不得呼父兄尤為人倫之乖常未知習俗之何以至此而旣非 朝家定式則惟在為父兄者使之呼之稱之得其倫理之正也嫡妾俱無子然後許令立後已

有 朝家成憲則今不必更立新規而亦惟在於申明舊典也至於仕路一款我 朝用人之法自中葉以來尊尚地閥故非但庶類枳塞之爲抑鬱草野之間雖有經世之才亦多廢棄之流此誠古今天下所無之事而豈可謂爲官擇人惟才是用也哉有識之憂歎厥惟久矣只緣成俗之遽難變改尚此未遑實爲欠典而今因庶類之呼寃特下收議之 命大抵通變更張雖甚難愼旣知其變通更張之合於事理則不必以處地爲拘惟以才器是取若有出類拔萃者則雖顯職高官并令無碍恐爲得宜

都承旨李光文以為此輩之銜恨厭惟久矣其呼籲不專在通清一款而要其旨歸則亦不出此試以疏中觀之 列聖朝哀矜之教諸名碩通變之論未嘗不懇懇致意於立賢無方靡物不遂之意而當時卒莫能施行則豈以習俗之狃難變歟臣竊謂彼亦皆忠賢之裔簪纓之族耳苟使得齒於人而見用於世上可以効力於國下可以盡倫於家舉將感戴仁恩父詔兄勗自勵其身日用常行不離名教之中然後又擢而進之無拘常規各當其才則 聖世作人敦風之化必有所補

兵曹判書李存秀以為用人不廣莫近日若蓋嶠南世

所謂邵魯湖南自古多節義湖西士大夫之冀北也是以爲公爲卿者磊落相望挽近以來卿列絕無而僅有侍從宿亦不多屈此已爲有識者之竊歎關北王迹肇基之地須西仁賢設教之鄉簡拔宜倍於他而反不許清顯松都則國初枳塞緣於事勢之不得不然其人多是前朝忠賢之後到今有何嫌礙之端乎文武之有等威雖是 朝廷體例并與武之者子若孫雖有文學之選人者不能無碍於文選之清華果何義乎至於庶類亦皆士族之遺裔多有華閥而凡於仕路定其階限也故雖有經蘊無以展布是豈治朝用人之政乎顧今列

千族任者要不出城闉之內世卿之家而其中又作為
各自分裂而狹小之差除剡舉必較計而排比焉與虞
廷之野無遺賢設湯之立賢無方武王不忘遠之意不
啻相反非但在於　朝家有遺才之嘆其人亦知其不
見用於世不自淬礪無由振發我　國規模雖褊地閥
賢路隘窄到今尤甚壅遏否塞弊到極處窮則變變則
通通即理也為今之計正宜大開恢張之門痛革習俗之
陋無遠無邇惟才是取　朝無不舉之賢世無可棄之
才則庶類之積鬱亦自歸於渙然冰釋此言雖似迂矣
實效實其然乎至於大僚所奏爲厥類存其階限增續

節目云者雖出於慰悅疏鬱之意而以朝家官人之方言之終不免偏枯斗庶類以外閑於俗規而不得進拘於遐外而不見用者亦何限乎有國用人之道重不出於如右所陳臣則此外更無他見矣雖諸大臣之意倘以謂疵類之通擬節目之變通猶賢乎已而爲之則以臣一人之見何必爲歧貳之論

水原留守李羲甲以爲一名輩之積抱冤鬱厥惟久矣爲人子弟而不得稱父稱兄誠爲反常之事揆以天理人情實合亟令啟之仕路之枳塞尤失用人之意天之生才豈有貴賤之殊而我東習俗專尙地閥故雖在許

通之後猶不能收拾収用上而無惟才是用之實下而
有抱才空老之歎大臣之以存其階級廣其疏通為奏
誠通變之宜至於嫡妾俱無子然後立後即 國典也
此則不必另加提飭惟在申明舉行
吏曹參判趙貞喆以為因六道儒生聯疏大臣 筵奏
有詢問之 命矣今此疏中蘄請者有三件事父子是
人倫之大者而子不得呼父立後是法典之所載而行
之者絕罕其人豈不為至冤極痛也哉大臣所奏甚為
明白無容更議仕路事庶類之呼冤非今斯今 列朝
之處分亦非今斯今而有疏通之名無疏通之效故斷

以積鬱未解屢籲而不自止者也臣意以爲稍廣疏通之路俾有疏通之實允合事宜

護軍吳翰源以爲今此儒生聯疏請籲其條有三一條則各其爲父兄者體認天理人情而稱呼之間使不爲有所拘碍矣承摘一條旣有法典所在則申明舊制而已不必新爲定式矣至於用人之方一名收用之議前後謀國贊治之臣蓋已視作當務形諸文字纍纍懇懇於恢張之政而 列聖朝所以曲垂矜念渙發德音非止一再蓋爲疏鬱滯之有足以尊揚和氣也天之降才不以貴賤有殊凡卓犖奇逸之士忠直賢良之臣豈

獨此輩而無之乎名以庶類一直枳塞此固往牒之所未有而特緣習俗難改舊貫相仍一國人才折半歸之於無用之科偏邦風氣終不如中國規模之廣大也今

伏承收議之 命區區賤見竊以爲司此疏顧固當隨時酌宜俾有拭目之實效至於品秩之磨鍊遷淸之階限此乃選部卽目間事物議既同之後必有以仰體咸實務歸停當

刑曹參判沈能岳以爲今此儒疏三件事即有國有天下所未有之至痛閭極寃鬱之事子不得呼父父各其父凡豈不知乎理反常而習俗因循不得一朝改革之故

今當 朝家閔念彰恤之時應有知非悔前之擧承嫡
一款嫡庶俱無子然後始許立後旣是法典則今人之
有庶子而更請立後大違國典此則惟申明舊制無使
如前襲謬而已至於仕路之厯百年枳塞大非王者用
人之道豈徒一名齋爵之端宜有拔例疏通之政若其
階級之定通淸之限初仕之路旣係更張以臣謏賤不
敢臆對
判府事林漢浩韓用龜判敦寧錦豊君朴齊壽戶曹判
書金履陽禮曹判書金羲根大護軍任希存金基厚洪
羲浩護軍金箕殷徐能輔申鴻周朴膺浩李龍秀朴宗

琦申光軾趙岐御將李海愚禮曹參判李志淵兵曹參判洪鍾濟戶曹參判申絢工曹參判曹鳳振大司諫申櫶右尹白東遠同敦寧洪復簡左承旨徐春輔廣州留守洪羲臣同知徐畊輔權追許溟都正柳和源皆與以

上諸議大意畧同

護軍金鑢以爲今此儒疏所言其條有三其曰不得呼父者於父於兄別有稱號揆以情理稱冤固宜而此本非 朝令之禁止者只當呼訴於其父不必煩瀆於

朝其曰不得爲嗣者本有禮典所載更嘗申明舊制而士族承嫡之家近多有之既自其家從便立嗣則亦不

必更煩 朝令至於通同仕路云者我 朝官制與田
國不倂以新榜而分舘以門地而通淸雖閥閱華族者
有瑕累之可言則不得豫焉如改嫁子孫娶妻不明者
俱不許淸顯令庶類之所枳者獨淸顯耳非欲枳之也
掄選至淸官方有限自不得不見枳也淸顯雖不許而
東西正職内外踐歷亦足為士族而與西庶判然如霄
壤此而又通淸顯與名門華胄之嫡嫡相承者比而同
之混無區別其可乎 列聖朝憫恤之教非不懇至古
名碩疏通之論非不切實而尚不能一朝變改大加疏
滯者其必有所以然之故行不得之政名分所繫各有

之制垂五百年扶樹到今日者恐不宜無端毀劃容易議及而限品收用既有成憲今若酌以特宜參以事理從其情願畧加折衷則可爲疏鬱之政必有停當之論伏願　博詢而裁處焉（舊本有辨論此奏今姑刪之）

傳曰觀此諸議大同小異而議定節目既有領相原奏自廟堂與兩銓會議從速講究以行俾有實效可也

二十四年（甲申）十月因兵曹判書金履喬陳達　除授洪錫鵬部將

金履喬　啓曰故忠臣洪霖戊申清州賊變時以褊裨殉節故其子洪龜　英廟朝以特教加設部將除授

其孫徽其曾孫疇九亦因指臣將臣之陳達而調用俾
不絶香火疇九之子錫鵬年已四十流落無依雖無南
行舊依其父祖已例合有收用之典故仰達矣 上曰
加設部將 除授可也
二十七年丁亥大政時 王世子翼宗代理時以疏通庶類下令
申飭
令曰庶類許通卽我 大朝曲遂萬物之盛德太惠爾
許通多年尙無實效者是豈對揚之道又豈示信之政
乎自今大政爲始外之守令內之通清與郞署擬望以
入俾無抑鬱之事分付兩銓

憲宗十四年戊申十一月六道儒生幼學李鎭宅等上章籲寃
命廟堂稟處
李鎭宅等九千人上疏畧曰天地之化三其月四其時
而寒暑變焉凡物之化蠶而蛾蠐而蜩其化嬗焉人之
一生而有老少榮悴之變焉家之五世而有親盡廟祧
之斁焉惟是庶名胡大重罰而世世相蒙有若若庫之
爲氏也哉嫡庶自是其家倫序而名人之賢否則不係
於是庶子而賢也則不害爲君子矣嫡子而不肖則不
害爲小人矣君子小人之別必以德而已則家庭之倫
序朝著之掄選有何區別爲之低仰哉古來門地之尚

無如東晋而只問父姓不問母族夫專尚母族華夏所
恥而豈可以少中華禮義之邦獨毆臣等於尚母族之
域乎前後 飭教不啻申嚴而新舊等別尚此乖隔庠
序揖讓之際幾乎風教掃地遂使蹁下自修之流枯黃
邱壑無與於鄉塾之選縣陛討偕從而路阻一條薦剡
雖或行之無聞於銓擬安在其對揚冲明之意哉槐院
宣薦之通獨行於兩邊勝國之鄉寢郎曹貢之擬或及
於屢世微族之人而獨於臣等一切若鐵限之莫可踰
越者然抵石之笱不得自抽涸轍之鱗無以自沾由是
而 一視之澤未究於忠賢顯閥之裔故雖有深慈之

父篤友之兄曰兒是于是弟悽楚可憐之色而惻然動心思所以進取作成之方者不為不多但拘於俗謬而不得自異耳愚傳曰大則徵義易曰變則通若臣等載籍所無之寃鬱胡乂無徵何時可通也玆敢相率仰號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仰體 列聖朝矜恤之諭歷考諸名賢明正之議疏蕩防礙通融注擬丕承 英廟正廟兩聖朝之遺旨淵然深思赫然夬斷特推一轉移之化使之仕籍之上永施吹滌門闌之際亦無區別則蕩蕩灝灝亦足為尊邦之一端矣

荅曰省疏具悉此豈徒為爾等之寃鬱而已實有負

王者立賢無方之義況有 列聖朝前後 聖諭又如是勤至者乎疏辭令廟堂從長禀處

當宁元年辛亥三月三道儒生幼學崔濟京等上言顧究 仁陵幸行回鑾時京畿忠清慶尚三道儒生一千二百人陽天坪伏地上言

畧曰伏以臣矣身等均是天地間所禀賦化育中物是白如乎粥以世篤忠貞之裔家傳詩禮之緒獨抱千萬古所未有之切冤至痛者自父祖以來本無菲薄於朝廷又無纍纍於門閥是去乙胡爲生而爲棄物長而爲廢人死而爲不瞑之鬼子子孫孫隨出隨錮不得顯用於世父不得視以子故子不得繼序于其父語其鬱

則四百年之久計其數則半一國之衆司馬光宋之賢
輔當哲宗之初盡變舊法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
變可也如惠卿安石等所建改之如救焚拯溺今此廢
棄庶類即徐選妻希孟所建而非 聖朝所刱之法也
列聖朝丁寧懇惻之教至今閼而不行諸名碩苦心
懇懇之論并歸於虛言而夫何一二憸人逆天理蔑人
倫之議則轉輾沉痼反成金石之典古今天下寧有是
理乎伏望 聖慈特垂憐察臣美身等裔天地通萬古
所未有冤狀俯禀 東朝誕敷明命凡係疏通之政軆
我 列聖朝哀矜惻怛之辭教先從人倫而明之人倫

明則繼序之矣繼序之則仕宦遠矣伏乞 天地父母
俯諒臣等切寃至痛事
四月十五日 上御熙政堂 大王大妃殿垂簾因禮曹
回啓廟堂稟處
大臣備局堂上引見入侍時領議政權敦仁 啓曰即
見禮曹 啓目則粘連京外幼學崔濟京等上言以為
年前上疏未蒙稟處有此備擧疏辭更籲云請令廟堂
稟處矣夫以一徐選而能枳半一國於四百年之久然
我 列聖朝憫恤惻怛之教先輩名碩至公至正之論
尚不能痛革於四百年之久者非但吾類之不幸臣竊

為國事慨惜之也夫王政國治敦倫為先父子人倫之始也若父而不子其子〻而不父其父其傷倫而悖理者何如今乃寧取他人之子而謂之子不以己之子為子是可曰父而子其子乎生無以稱謂加於父死無以祭祀奉其父是可曰子而父其父乎通編卽金石不刊之典而有妻子者不許立後則我 聖朝敦倫正俗之化於乎至矣然而不恤血氣之重甘心國法之外者彼其人亦豈無父〻子〻之恩與義也姑息門戶之計遂成蔽誤之痼使人倫輕於仕官典則關於習俗焉有無罪錮人於四百年淸明之國而坐致倫日喪而法日壞

世癸未節目未嘗非廣其規摸務盡疏豁而總設艮限
枳塞猶前顧安有疏通之實而弊源之可革乎夫此枳
者累積而成痼蘐通者因循而無斷臣今以寂寥之言
亦何敢望一朝之效而第念我 朝用人專尚門地士
失進退皆有高下之稱號而名以庶類則初不問本地
之華閥冷族混歸於所謂校書而無所分別豈其門地
之稱號在於士夫而不可在於庶類歟且名賢故家之
裔卿士大夫之後名雖庶類較之遐鄉卑微者當羞與
爲伍而彼遐鄉卑微者 朝家多選入於槐院國子一
胄庶名反出其下此豈但庶類之齎恨抑 朝家綜覈

之政恐不當若是偏也文而分館武而始薦癸未節目
雖即仍舊加於此之階級品秩亦多變通於舊典則不
必獨靳於發軔之初若隨其族姓之閥閱斟酌槐院宣
薦而姑先許通則亦可謂疏爵尊布之政至於立後之
法倫理之大綱國典之所禁嚴　饒春曾有妾子者切
勿成給禮斜以為申明舊制之地而熙朝官人多紀先
故士夫登庸無籍遺舊既承其嫡則獨豈先舊之不可
籍乎若其有舊家承嫡者一視本閥而叙用無或拘之
於階限則倫彝不期正而自正典憲不期遵而自遵矣
且有一合當變通者如　廟宮及東西陵寢祭官例不

以庶類差遣矣夫國之所尊莫如社稷而社稷則無
踐差遠邑　陵寢守令差祭而庶類守令多爲獻官
陵寢豈有遠近之別哉　社稷不及　廟宮之重哉卽
雖知其班緊而未及釐正也臣意自　廟宮以至各
陵寢祭官勿拘差遣亦不害爲疏遲之一端凡此諸條
皆係通變臣不敢擅斷仰奏矣　上曰徐選何時人乎
領相權敦仁曰國初之人也右相朴永元曰　太宗朝
之人也領相又曰　下詢登筵大臣及諸宰處之何如
上曰左右相諸宰之意何如左議政金興根曰庶類
疏遲自有　列聖朝大哉之教且有先輩名碩迭陳之

論而今此領相所奏又備盡無餘臣無容更贅竊念
朝家前後　軫念非不至矣輒因不克對揚命令每致
失信規式徒歸空言其所以齎宽屢瀆未必不由於此
今番　筵禀之後又復與前無異則即其事體極不成
說從今以往別般　提飭期有實效恐好矣右議政朴
來元曰庶類事不但渠輩之稱寃而已　列聖朝以來
憫其湮欝許其疏通前後　飭教不啻申複而只緣習
俗之膠固下之所以對揚不能悉遵　著令挽近雖有
畧干變通而猶有齎欝之歎今此首相所奏禔以門閥
別加調用始其承擿俾繼世舊者綜核之政[illegible][illegible]之道

兩得其宜臣無容他見而若又因循抛置空言而止則
非所以信　朝令而鮮積鬱也另加　飭勵俾有實效
恐好矣兵曹判書李嘉愚曰庚類之抑塞亦関于和之
一端今此大僚所奏不惟　朝家處分之可施實合雪
寃疏鬱之政臣亦無他見矣大護軍李景在曰癸未節
目既有條列而迄未見施宜乎呼寃則先從今日載籍
之文武隨窠踏才另加需用允合於疏鬱導和之政伏
願博詢而　栽處焉知事姜時永曰此係疏鬱之政且
是申明舊典臣無容他見矣知敦寧李啓朝曰大臣所
奏甚好臣亦無他見矣都承旨洪鍾英曰庚類之齎寃

久矣其在疏滯之政敦倫之義大臣所奏備盡條列臣無容更達惟願 博詢而裁處焉護軍禁將白殷鎭曰以庶孼疏通事大臣所奏極爲劤當臣無他見矣同知御將李景純曰大臣備陳所奏疏滯之政甚好臣無容更達矣 上曰既有 列聖朝受教而自下不能對揚今大臣所奏又如是凡於仕宦各別收用俾無如前抑鬱之歎可也 上曰其母則雖賤而其父則一也此乃骨肉而何求他人之子乎領相曰然矣此乃人倫之變也況國典之所禁而一切擔閣而行之專由於仕路之梗塞故爲門戶之計而廢人倫之重矣癸未收議時竟

國議論之參差雖未疏通而如永安府院君所議其身
未生而已賤其命未賦而已窮此一句庶類至今傳誦
而多涕泣矣　大王大妃殿曰此豈自上不施而然乎
自下不能對揚之致也　上曰雖庶民之子嘗隨其才
而用之宜矣而況一名之有才者乎領相曰誠然矣夫
國家用人之法不在於貴賤隨其才藝庶類則雖有才
藝之人不得講用豈無抑鬱之歎乎　大王大妃殿曰
天地間豈有如此抑鬱之事也　上曰癸未年既為疏
通則其間何不收用乎妾子不稱其父則以何呼之乎
領相曰二父曰兄都不得為以奴僕之為其上典稱號

者稱之豈有似此之倫紀乎 非久因朝著不安議遂寢

三年癸丑八月日領議政金左根陳達 命無薦中門地可合人調用宣薦

癸丑八月二十五日次對入侍時領議政金左根所啓庶類疏通事 成命之寢而不行又為三載之久矣今見文科人絶罕槐院分館當否姑無可論而最積滯者出身也其中門地可合人許用宣薦即疏通之節矣階級而習俗膠痼難以理曉彼此蚌鷸出場無期徒使許多出身靡所歸屬虛度日月豈意當初甄別之擧反成今日湮鬱之歎乎嚴 飭該廳先以閥閱好家數幾

人如法圖薦而盖宜薦先由部薦而陞轉即吉規也不
部而直薦不過挽近謬例也臣意則宜薦之首先忝入
者外其餘出身分付部將廳爲先一併入錄於薦冊中
凡軍校閒雜常賤出身自有守薦不當冒錄混擧於部
將薦之意永爲定式以是漸次陞薦之地恐好故敢此
仰達矣 上曰所奏方便依爲之
十二月十二日因領議政金左根所 啓以宣傳官李鳳
周李佐熙不爲奉行 成命事竄配
領相所 啓曰即見宣傳官廳薦記則廉類出身無一
人越薦者前後 筵奏成命不啻鄭重委曲而必欲角

勝不爲奉行者事體道理寧容如是此等無嚴之習在所嚴懲行首宣傳官及所任宣傳爲先施以罰配之典其代令該曹口傳差出使之即日圈望之地 分付何如 傳曰允 義禁府草記行首宣傳官李鳳周祥原郡色掌務宣傳官從李興德源府並竄配事 傳曰知道

同月十三日始通出身宣薦

洪參圭直傳金顯成直薦李鍾麟徐先烈金奎淳李昱永李渊純金成集柳宗燮柳命根以上取十八自此爲始無敢取十八爲定式行首趙述永

四等甲寅正月十八日戶曹判書金炳冀節度使薦

洪吉謨李叶求姜龔五同月二十五日政鐵原防禦使

洪吉謨李叶求諸安國 首望落點

八年[戊午]正月嶺南儒生建議發通營建 栗谷書院於大

邱達西

通文曰嶺南素稱鄒魯之鄉而吾輩多是先賢之裔則砥礪檢飭宜倍於他而柰之何甘自暴棄徒事悲歌慷慨有若燕趙之風也此宜朱夫子所謂吾人所學正要此處見驗而況特務事從天感人應將庶幾復覩青天今日吾輩嘗思所以相勵而勸勉使吾黨之士能動心忍性折節向學則豈非衛世道養士氣之一助乎蓋我

國族類因愞人之挾憾逞私無辜而禁錮者已數百年矣吾先輩之枯項黃馘老死窮廬抱恨終天寃結不散者重併積疊無地可容而天道循環物極必反恭惟我
宣祖大王龍飛九五運啓文明時則有　文成公栗谷李先生以聖賢之學抱君民之志鳳儀朝端鴻輔至治每以革弊變通爲先而尤留意於明天理正人倫之道首發還序之論力陳疏通之方其至誠惻怛光明正大之義如青天白日靡有纖毫之私然君子之道不長偏私之議常勝使　先生之道不得行於後世志士之痛猶未已於今日建我　純祖大王以堯舜之資有唐

虞之治時則有同德之臣　忠文公楓皐金先生際値
聖明垂紳正笏四十年措國勢於泰山之安勳業文
章厚德重望寔是百世矜式而又自任以世道以一夫
之不獲爲若已推之及至癸未獻議對揚　聖旨力主
許通之議其章奏所論懇惻惆怛令人淚隨鐫骨而至
今傳誦莫不感激流涕雖習俗已痼卒不能蕩然若
予爲行當明其道不計其功而自　先生發議之後國
人漸知天理人倫之爲可貴而又自近日漸開疏通之
路此莫非兩　先生爲國盡忠眷眷救時之力也然則
先生之德何以報之神人之感何以寓之蛇珠雀環

尚知所以報德可以人而不如微物乎夫燔燎犢豕以報其精蘋蘩蘊藻以報其德簠簋籩豆以報其文洞屬恍惚以報其敬而吾輩遠在南荒則　先生杖屨之所嚴修之地隔在嶺嶠千里之外四百年抑鬱之府無以可洩千萬人慕仰之誠無以得伸第伏念　先生之靈如水在地中則感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無所往而不在達城即嶺之南一都會地也將立祠于茲并享兩先生永世崇奉使道內吾儕後生窮曠感慕至德而悲歌磨市者共聽絃誦之聲流落江湖者趨走俎豆之列則蔚然文學不曾羽林之幾通孝經沾於恩渥凡有血

氣者莫不尊親茲以輪告

九年己未四月大邱儒生發文設講舍於達西

通文畧曰吾黨之士旣慕 栗谷李先生之德有此崇

報之舉則宜遵 先生遺規將百世不墜可也今於所

建院宇之傍營設講舍而倣 先生石潭講規毋於春

秋孟月道内士林會講于此而講時亦設 先師紙榜

粘子屏上先生曾設孔子顔子曾子子思孟子濂溪明道伊川晦庵今日所設静庵栗谷牛溪重峯

尤菴同春玄石文谷楓皐講 先生鄉約文仍行鄉飲酒禮以是為

常則可見禮讓之俗成於一方庶幾 先生之道行於

永世

龍田宋祭酒答尹夏善書畧曰所示以不出於靜栗之時爲不幸鄙亦恨未及於昔年收議之末罄悉微蘊而事之機會難湊會類此上書畧曰不幸不出於靜栗之背不見其不顧傍人是非立言垂後俾蒙於恤之澤云云

又答尹夏善問目曰此服制之說家禮則以爲嘗服朞通解續則以爲嘗服三年未詳孰從癸巳獻議果多異同之論而東巖趙相之引同春先祖與沙溪先生問答極爲詳備則其在後承更何敢別有容議於其間乎問目曰三年之喪在長嫡最重至若庶孫之爲所生祖用代父服三年前後先正之論互有異同故擧世或服或不服侍生亦遭此所處一從

同春先生定論斷然服三年既並此禮之定論非但自

同春先生始也疏義之未明有云者皆是朱子之言則侍

生之斷然行之者自以爲不[illegible]所

據然禮義精微非愚[illegible]之所[illegible]

裓史賢人錄

高麗

鄭文培 傑庶子官禮部尚書

李世璜 仁老燕子官大司憲入我朝爲藝評讀使

我朝

魚無迹 字潛夫號浪仙

柳藕 字養清號西峯金寒暄堂門人成東洲撰碣文曰惟以訓誨後生爲務培植人才功實多壽天文卜筮音律書畫亦各其妙其子旋又亦以才行爲顯官

曺伸 號適庵偉之庶子也中宗朝人初仕學官至大君師傅又遷內侍教官藝質推

鄭和 文翼公光弼之庶子也官至司譯院正藝質雅

安瓚 精通醫術尤精於理學士類多以爲友安貞愍八為典醫提調薦爲訓導趙靜庵嘗發一刑郎之不

斷獄獄曰若使安瓚坐秋部常無滯獄見己卯錄補遺

尹光溢 士人淸之孫子也士林以理學稱以文成門徒杖配見己卯錄

權緯 校理景裕之孫子也以金文成門人杖配見己卯錄

權經 緯之弟以文成門人杖配見己卯錄

李仲虎 字風后號履素齋 中宗朝人柳西峯門人也孝寧大君之後也以行誼幾授六品職己卯乙巳之後俗下之人無以小學勸士仲虎杜門教誨學徒家多有材德男孫漸金謹恭是重峯集及東儒師友錄墓誌遺事

金謹恭 字敬而號惕庵履素齋門人篤志力學樂育人才薦爲童蒙訓導有遺命不具銘得年四十三栗谷別集曰我國不過一名故須有金訓導李訓導者至於未施而死良可惜也宋文端公寅撰墓表宋

龜峯作挽詞見東儒士友錄

朴畊 死於乙巳亡過

楊士彥 字應聘號蓬萊 明廟登第官府使風骨不俗筆法奇古載箕雅

楊士俊 字應舉號楓皐士彥之弟官僉正

權應仁 號松谿 明宗朝人官學官著松谿漫錄行於世載箕雅

李全仁 字敬夫號潛溪晦齋先生庶子也官至正誠孝篤至學問亦博晦孫浚撰墓誌東儒師友錄遺事

宋翼弼 字雲長號龜峯首與友善李李山海崔昌慶白光弘崔山立李純仁尹卓然河應臨時人號爲八文章牛溪栗谷兩先生知其有學術相爲道義之交有文集行于世

宋翰弼 字季鷹號龜峯弟也以文章名世載箕雅

朴枝華 字君實號守庵 明宣朝人受學於履素齋嘗爲學官案之傳學能文章亦有理學之名有四禮集

語見東儒師友錄載箕旅

柳祖訒

字訒之西峯藕之子宣廟朝人嚴素齋門人從遊發萬曆十一年朝廷令備局各薦人才鄭南峯芝衍方爲左相薦先生有忠孝大節可將三軍於是先生始出仕知伊川牛峯二縣壬辰倭亂車駕西遷先生追之逮到平壤除世子翊衛上幸義州先生從世子往寧邊人之還歸會于大朝明年陞司宰監正二年金斗岩應南爲冢宰於經筵白先生忠節表表行義可嘉狀請擢通政階以旌之上從之未幾拜刑曹參議享年六十七以扈從功贈戶曹參判見東儒師友錄

安慶昌

字夜慶號四耐四耐即耐困耐飢耐寒耐暑之謂松都府人也名山大川無所不往出入於晦退牛溪門下又與南冥蘇齋從遊見松都誌及東儒師友錄

黃元孫

從遊花潭門有才行見東儒師友錄

鄭藩

以文章名世宣廟朝初仕學官登魁第以臺評被去時人語曰青袍詣闕白衣還家云

魚叔權 號也足以文名世官學官著攷事撮要

林芑 號垂胡子以文名世屢道使之京以製奏陞一品註剪燈新語

李山謙 壬辰糾合義旅摧破倭兵於八路倡敗之餘

洪季男 與李山謙同擧義旅摧破倭兵

梁大樸 爲壬辰義兵將有功勳

許敳 登第官坡州牧使

李再榮 字汝仁號市隱 宣廟朝登第官通政郡守

朴希賢 字士醇號逍軒 宣廟朝官至通政牧使

李達 字益之號蓀谷有詩集行于世載箕雅

梁慶遇 字子漸號霽湖靖溪大樸之子也 宣廟朝登第參重試嘗爲製述官止縣令

宋希甲 恩津人少有神才早夭載箕雅

李大純 以行誼聞

崔命龍 以智略聞

楊萬古 字道一蓬萊之子也仁祖朝登第官至府使

李元亨 字士亨號二吾堂仁祖朝叅原從勳官至僉樞

權侙 字子敬號菊軒石洲韠之庶侄也仁祖朝登第官至通政郡守載箕雅

權井吉 丙子南漢危獨領孤軍犯胡迎戰舉烽火以應行宮

李箕男 鰲城府院君庶子也以幹局有名官至水使

尹曄 梧陰之庶子官至安州牧使安州即外鄉也光海廢大妃廷請時抗言曰庶孽獨無母乎與其兄擇川俱不叅

張　曛 玉城府院君之庶子也官至內禁衛將肅川府使

辛喜季 字士佳號潛夫白鷺應時庶孫仁祖朝登第重試官至郡守

沈日運

李虔善

金　宏 俱以文行聞官至正郎

李知白 領相洪胄庶子也號金華子孝宗朝庭試登第官至府使歷宰永平萬頃江東龍津肅宗朝有才識可嘉之教贈於金相薦宣惠郎崔命谷撰碑銘

柳時蕃 以才諝有名登第官至昌原府使

朴　濂 錦陽尉瀰之庶子也以理學名世號斗峯

韓　懋 以孝行名世授參奉不仕明谷嘗曰當今守令薦若極選則此人可也

李纘 登第官至正郎

洪霖 戊申死節清州

李世愿 號顧庵有詩集

金道洙 號春洲有詩集

申維翰 字周伯號青泉文章名世有文集

崔琳 字璨夫號畏窩憲宗庚子監役

崔象龍 字德容號鳳村進士以經學聞有遺集四書辨疑小學贅義經書八圖

追錄

柳興龍 字致雲號艱翁宋櫟泉撰遺稿序曰我東休明之運莫盛於　宣仁之際其教育之化又莫盛於兩宋先生之世當是時橫經鼓篋之士幾盡一國學者相還稱先生不問可知為兩門弟子乃柳艱翁先生以欿然寒儒介居清㵎之間下帷肩經開門授徒不撤皐比五十餘年因材篤成者數十百人兩先生推以斯文一脈始若龜青二老之並世於栗牛豈不盛哉蓋先生之教以孝弟下學為基本尊攘大義為命脈其發於呻吟諧笑之間者無非此意○尤庵先生所居之里本名興龍先生以賢人同名故為興農村

宋尚敏 號石谷尤庵門人　肅宗己未先生安置于長鬐公自乙卯之後常憤憤欲死以為不白師冤不可以為人不槩禮論不可以訟冤而前後辨疏無論禮論嘆嚆不敢何望　聖聰之萬一開悟乎遂備述禮訟始末援據明白指陳痛快殆累數萬言而作一冊子又悉陳時輩姦邪誣悖之狀累欲上之

而為朋友所挑至是與家人訣奮然詣闕覓上此跡大觸時諱以被杖殺之禍時公年二十二○

配享懷川靖節祠

李麟祥 字元靈號凌壺吳老洲撰行狀曰文貞公白江先生於公為高祖公二十六舉進士補北部參奉拜陰竹縣監律己為治兢兢守法幸以是忤監司棄官去初文貞公丁冠屢倒置之日身任天下大義及其世遠而此義寢晦公嘗慨然有蹈海之志一日遊丹陽山水挐舟自玉筍峯入芙蓉城置精舍於龜潭之壯名其樓曰多白雲名將遺世獨往者公為人清秀疎曠孤標絶俗有癯鶴脩竹之韵志潔而行方不肯與世推移顧篤於倫彝而尤拳拳於友道氣義相感表裏昭徹是以所與遊盡一代之賢雋如我李祖清修公閒靜宋公文欽丹陵李公胤永凝一齋中公鄴雪溪金公純澤無不切偲而莫逆也前輩如退漁金公鎮商漢濱尹公心衡文皆折年位而下之古語云不見其人見其友即公之謂也公嘗曰我國士大夫雖窮而在下莫非世臣要當以國存與存國亡與亡為心也每於世

追之爲證贊邪之消長政教之得失憂深慮遠感
憤悲咤而不能已思與毅二同志講明古義有以
扶植而挽回蓋有東京顧俊諸人之風而知之者
鮮矣先大父兄弟亦嘗從公游以久不倦己自童
年服公德義甚習顧今舉世混濁士趍日卑清議
之不在野久矣如公曇時一隊交際縱欲見其彷
彿何可得也

宋秉朝 同春之孫 肅廟朝以長水察訪入侍 上補之以小同春

李龜祥 字君範號頤居子吳老洲撰墓誌銘曰公爲人表
東朗徹睟貌皎瑩如畫聰悟絕倫生數歲已知文
字過目輒記識又精透能見人所不能見也弱冠
師事櫟泉宋先生既盡通六經遍及群籍論辨精
然而悉遵師旨微辭奧義又多少發明門下諸人
無不推詡以爲莫及宋先生亦亟加稱賞京師勝
流樂就而與之友又多遣其子弟受業公殷立門
遠講授有節度教告諄諄闡綱節解敏愚皆獲其
益且必使之先明乎理慾善利之分知所趍舍不
徒口讀爲也至今名聲在士友間公延安府人獨

軒文簡公十世孫也早孤事姊至孝六小無違皆
而定寢所昧爽盥櫛而見乎坐者晝與嚴冬齊業
爽氣剝記膺丞躬執斧斫木以供火具無微倦
色間以親命一赴司馬試發解會圍俱中第一其
文贍矣入口公雅不屑屑於丞轢惟其才高而識
明故發之爲文自有地步倫理諸書尤明奕如劍
刀破竹有識咸稱一世之英才銘曰玉貌冰心奐
才華識照豈其畀胡命之嗇薄古之志而明不揚
我銘幽壤
質彼蒼蒼

李德懋 字懋官所著文集士小節等書行于世

先儒曰人之精神心術不用於正則用於邪嗚呼四
百年來爲庶類者局於廢枳往往不自淬勵可謂見
棄而自棄也於此之際能自振拔卓然不羣如李履
素宋扁峰諸賢者譬之老栢焚斲之餘生意殆盡而
屹立不遷蒼笋踏破之餘壓之以石而崛屻而起豈
不傑然乎哉其餘或以文章或以經行或以才猷屈
沉下位老且死焉者何限今自麗朝閭人以至我
朝諸賢表著而世所共知者敘列於葵史之末以示
吾黨未嘗無人又以勉後者使之自拔於流俗得以
姓名續書於此者日以益多則豈非吾黨之榮耶然

其道不在乎他在乎精神心術不用於邪而用於正
耳盍相與勉乎哉吾黨之士

己未季冬
達西開刊